

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CHL 195/210-21

上蔡縣志卷之十

崑陵楊廷望纂修

人物志中

鄉賢

楊廷望曰中州清淑之氣人物所由生然氣稟各有不同中和與畸行雖分類而並見而聖門高弟與忠臣孝子白爲首選矣若夫其氣偏者多不軌于道每爲人之所不能行而其事終千古而不可沒如李斯輩是也其氣厲者自不可

周蔡季蔡邕傳

左傳

蔡季蔡之公子桓侯封人之弟哀侯獻舞之兄也初
 封人無嫡子季次當立而封人欲立獻舞季避之陳
 及封人卒獻舞立季自陳來奔喪且為之請謚君子
 曰若季者智足以語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
 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

蔡邕蔡人也仕楚有寵於王王滅蔡其父死之王使
 與于守而行遂因羣喪職之族比于棄疾而入楚復
 蔡以復父仇

周聲子傳

左傳

聲子名歸生故太師子朝之子初楚伍參與蔡大師
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
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逆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
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
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惟楚有材晉

實用之于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
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以與夜
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
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
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寃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
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
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

于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王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王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效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依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子

今爲忠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自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王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乘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囚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本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

救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道之

周朝史傳

朝吳蔡大夫聲子子也楚靈王欲蔡封蔡穀嘉時在
朝吳乃依棄疾在蔡楚觀從事吳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乃召子干子皙與之盟率群失職以亂國人執
之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
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
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帥師入楚楚潰於訾
梁棄疾即位是為楚平王於是封蔡復其故國楚無
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

處于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
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
吾不及此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
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
翼也

用吳之錯傳

左傳

文之錯蔡大夫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
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
而先翩射之中肘錯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
蔡孫野

周漆雕四賢傳

家語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漆雕從字子文蔡人孔子弟子

史記作徒父字子有

漆雕修字子斂蔡人孔子弟子

史記作修

漆雕憑蔡人孔子弟子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客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

此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
 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
 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
 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宋俞文豹清夜錄作漆
雕期

周曹秦二賢傳

漢司馬遷

曹卣字子循孔子弟子少孔子伍拾歲

秦冉字子開蔡人孔子弟子

按崇祀考曰秦冉顏何二人張永嘉引程敏政
 之議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奏罷其祀今議
 仍當復祀

李斯列傳

漢班固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獄中
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
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
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
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
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
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
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

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誦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同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承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

侯盡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蘇龐上將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吏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矜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注游間於

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

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綸之
 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
 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
 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
 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秦者逐然則是所
 貴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
 衆疆則士勇是以大山下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
 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
 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
 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
 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
 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
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
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以示不復用使秦無天下
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
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
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於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
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
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
長久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

直說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
謬其說細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飭虛言以亂實人
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
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
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隆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盡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

百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
 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
 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繇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三川守李繇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嗚呼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黨布衣也而當
 黔首上不知其為下遷擢至此當令人臣之望也

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後世之望也
 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其後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斯
 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
 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
 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
 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
 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
 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

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屍輜輶車
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
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
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
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
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
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
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

也長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強因人之功最
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
曰吾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
其父而衛國戴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
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
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
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
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
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羸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

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夫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所殺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

秦官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在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豫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

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
祿者故將以存下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
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
已矣君其不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
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
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
之爲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
者草花落木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勢也
三之晚斯曰我聞昔易太子三豎不安高曰

守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蓬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諫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
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
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
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
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
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
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

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
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
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
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
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
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
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
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
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臣下愚臣死無益臣將

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

小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
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
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
周使者還報胡亥斯尚大事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
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
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
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

其道可乎高曰此賢王之所能行也而昏亂王之所
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
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
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
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
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
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

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
又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論之
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公主死
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
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
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
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惟上幸哀

辨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
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
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
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
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
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
而有所謂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
椽不斷茅茨不翦葺逆旅之宿不動於此矣冬日鹿

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甕噉土銅餅
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而
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而
日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
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
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
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
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

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繇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邊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王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

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

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
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
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
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
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
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
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
重也博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

重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
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
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而易百仞之高哉階壘之
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
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
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
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
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

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王者必好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揆明內獨視聰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

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王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

而死入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皆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按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王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善次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今方燕私丞相敢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繇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明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季子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聞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

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
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矣
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
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
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
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求欲無
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
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
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丞相守公趙高遂

其拘繫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非
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
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患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
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
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
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
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
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

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
富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
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
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
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孫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
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
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
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
三十餘年矣遠秦地之陝隘先罪之而秦地不為子

與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
王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
其爵祿故終以脅韓騁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
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
南定百越以寬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
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王之賢罪四矣
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
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王之得意罪六矣繆刑罰
薄賦歛以遂王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怠罪七

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
乃得至今願足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書不奏曰
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待
中更在覆訊斯斯更以爲實對報使人復榜之後二
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
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
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三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
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
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
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
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
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
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
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
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

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
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
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
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
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
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
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
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
具食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于嬰與妻
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史項王至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
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
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秦蔡賜傳

漢司馬遷

蔡賜上蔡人也從陳勝王陳封于房號為房君吳廣
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弗能下陳王徵國
之豪傑與計以賜為上柱國及武臣自立為趙王陳
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
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
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後章邯破
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

此其遺蹟也...
 王...
 之...
 上蔡人也...
 漢...
 吳公...

漢吳公傳

吳公上蔡人文帝時為河南太守治平...
 徵為廷尉公故奇雒陽人與...
 薦為博士...
 休息凡...
 為天下...
 房...
 被風易俗是...
 皆謹身帥先居以...

漢家循吏之始者也

漢翟方進傳

附長子宣
次子義

漢班固

問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
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
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
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
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
學問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
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
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宋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
送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
選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如
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
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
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
及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
所察應條轉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
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

甘泉宮會殿中慶與范滂

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
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
知機事周密豈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
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
虧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
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
與報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

漢尉殺義渠長妻于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
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
校尉滙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斥乎諸侯之上
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
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誇
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治商
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
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

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
高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
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滙勲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謂
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
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
下車立頭過迺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
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

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往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以先群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忌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詆丞相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勲目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之

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道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勲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群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又深訥中隱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

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
進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
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與其處方進心恨初
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鳳薨後從弟車
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
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與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
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自其罪過下有司案
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與商肉不相愛

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
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費利口不軌而
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
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
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
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
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

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
幸有司莫敢舉奏胃濁苟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
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
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
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
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發遂
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至上狡猾
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
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
案後將軍木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
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
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僞材過絕於
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
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
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刀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

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
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
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
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
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獸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
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
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闕咸歸故郡以銷姦
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爲
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

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盡
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
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
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
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
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
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
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

此方進雖受教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綬和二十年春災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旣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矚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慚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人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數闔府三

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壯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群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問者郡國穀

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尚聚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在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回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詳計塞

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慮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卽綏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謚曰恭侯長子宜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死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洛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

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會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
飲未訖會義亦在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
史義至內謁徑入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
召立至以王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
立縛送鄧獄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
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
宛市迺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
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曰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
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

也其意以為入獄當死矣後漢書卷之四

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

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

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

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

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

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

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

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賢者而立

之設今將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
 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
 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瓛結謀及
 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適詐
 發書以重罪傳達慶於是九月都試日獻觀令因
 勅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
 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寔無子
 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
 義自號大司馬匡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燕降為丞

相中尉臯丹為尚書大夫

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

主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廼拜其黨親輕車將

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

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

王况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

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兒

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

為東平王發兵命劉瓛為校尉軍吏將

屯武陽蓋部紅分侯... 丞丞陽侯... 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成威將軍屯城北... 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 于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 是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 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 大夫桓... 等班行論告當反

位孺子之意還封爵為... 留與義會戰破之斬劉... 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 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 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 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 析王道難敵漢家制作之... 大典典制備物致用立功... 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 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

羨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諛陰賊兄宣靜言令邑外巧內獄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迭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殺以反逆大惡輔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一子穀鄉侯音

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鞞纒朱輪車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

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二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
自稱將軍攻燒宮寺殺右輔都尉及僚令劫畧吏民
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寤宗廟
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太鴻臚望鄉侯閻遷爲
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萌等正月虎牙將軍
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王駿以無功
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
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疆弩將軍中郎將李參爲
疆弩將軍復將兵西與明等殄滅諸賊悉平遷師

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
蠻獞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迺并錄
以小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鹵逆賊不得旋踵應時
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
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
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
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
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

堂有狗從外人齧其中庭群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
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
太守文仲素傲黨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
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
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汗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家
在汝南者燒其棺柩燹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
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
罪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惡者反虜劉信翟義誅逆作亂于東而幸竹群盜

之曰馮逆西土遣武將征討感伏其辜

如發日候陽結茲無鹽殄滅於國趙明依阻槐里環

隄霍鴻負倚蓋屋宇竹咸川破碎亦有餘類其取反

虞逆賊之靈鯢桑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

屋坻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

薦樹之棘建表本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靈鯢在

所長吏常以秋徭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

舊有鴻隄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

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安

去陳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
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
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盡語曰壞陂誰
覆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遂復誰云者
黃鶴
司徒掾瑋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
歸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
可責育矣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

殷傳

宋周 羽

馬法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羅亂所在
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
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
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
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
殺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
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
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

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
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肅宗在蜀甚悅據其
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
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
之此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
爲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
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
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
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

短而腰長語訖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
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
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
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復好以誇大爲事雖
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典土功建天策
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入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
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
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
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儻賢而有

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
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死麾下將
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
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
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耻也
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
先王妾媵無不蒸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
者強娶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
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先是

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
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
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勇壯
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
虎先是桂管兒童每夜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
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
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
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
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

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問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還謂之曰僕聞進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抑以約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爭饋府庫之計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致

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禳北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

爲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
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
無以對命壯士鬱而殺之既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爲
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
妻妾間坐而飲爲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
萼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
五十里沼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
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
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

謂居水上平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稱曰王以爲
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
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
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
拒鎬或以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
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
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
錢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
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遠兵至

竟宵遺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入百餘人皆以修廟為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眾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邠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鎮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唐劉鋹傳

四故事

闕名

漢先王名嚴後名龔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為賀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即嚴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為廣帥隱卒嚴代其任梁朝命拜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為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頗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嚴乃白虹為白

龍見上賦以賀之嚴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
爲龔嚴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
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
湯鑊鐵床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
醋醃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錘鋸互作
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嚴之惡
吻必垂涎及頤頰若翳膏肉之氣者氣之方復常態
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塞購龍之類非
可待以人倫也嚴暴政之外惟以治官殿爲務故

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
殿爲地面簷楹榱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冰渠浸以
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嚴
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嚴殂子玠嗣位是
爲廢帝昏暴益甚亦爲長夜之飲其弟晟使壯士夜
以角觥進而弑之於長春宮玠卒晟乃襲僞位改元
應乾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每誅親族其子
皆鴆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雖蠻貊不
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不忍聞錄晟之子也龔

偽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方人盧瓊仙人
 引巫樊胡子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張璽父
 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
 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於宮
 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
 國銀既為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燕府庫寶貨之外其
 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而銀乃自結
 真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郡臣曰聞燕亦真
 其善止即此不亦何待耶銀正以合為

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魏王
 及薨追封南越王

唐秦宗權傳

朱宗 祁

秦宗權者上谷人爲許牙將黃巢涉漢中使薛能
 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
 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卽授以州有兵
 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
 防禦使寵其二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使巢走出關
 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
 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吉等攻陷襄州
 等處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亘衛滑皆屬駭雉

伏至于里無舍烟惟趙彛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文德元年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討之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堅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盡斬之克其外城十一月宗權爲其愛將申叢執以降檻送京師與其妻趙俱斬獨柳下

宋祖士衡傳

祖士衡字叔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士衡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士衡詞學日新後生所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中書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飾復降監江州稅士衡見時過外家有猶善相見之語人曰是

見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
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宋祖無擇傳

元脫 脫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
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賢院時封孔
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
崇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
而加後嗣非禮也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州自慶
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且無命教之實
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茲誦之風由此始盛同
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

學士知鄭抗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
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
一家所饋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
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與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
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
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建
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
御史張戢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
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遇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

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
乃知朝廷于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尋復充
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陽
信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
術又從穆修爲文章二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
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亦累鍛鍊放棄詎不
復振士論惜之

宋宗翼傳

元脫 脫

宗翼蔡人篤行孝謹博聞強記而謙家無斗粟自若也未嘗以貧窘于於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故見星足不出門戶待鄰兒如成人戚同文嘗謂之曰子勞能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不仕年八十餘卒子產舉進士官至西京轉運使子庶共二人

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紫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已又曰爲飛飛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止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是窮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省克甚力薄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

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旦旦以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久之對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繇正公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深力如此正公自落歸見學者多事佛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肯流於口矣惟楊謝二君長進晚益平質不舍於素位

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錄士朱震詣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迫暮何從得教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蘇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于嘗問某一切外

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絕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篤如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從太學試也對曰蔡人恥習載記決科之利也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日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

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得失泰然於
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
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五文五
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舉進士居
州縣建中中召對除書局後斥爲筦廬以飛詔繫詔
獄褫官

元王得友傳

奇逢吉

王得友者上蔡人也博學能文窮經識理效邊孝先
之曝腹體倣簡栖擬西家施之捧心詞宗王勃秋禱
看月吟爛熳於天章夏閣攀山詠嶒巒於雲漢鍾靈
龜莖草之秀發鏗金夏王之聲爽籟放而風生清颺
動而雷舉層臺峻閣龍象虎觀茲有東嶽廟一記琳
瑯粹美金石騰輝庾子山堪與並肩徐孝穆幾爲把
臂疑神靜慮霞彩煥而錦繡頻堆銳意沉思雪詠成
而陽春迭奏蒼然有色折來江上之芙蓉嫩矣誠香

意去籬間之蘭蒨柳子厚南霽雲之廟碑王子安滕
王嬰之閣序是以筆推燕許因之韻叶盧王既富三
教之鴻篇復考七畧之實事松陰界道如臨避雨之
層林桑岫當軒似覲觀濤之絕阜豈徒散花天女儼
然螭首蛾眉不知飛空夜叉劃如虎頭燕領繪超吳
道子之變相氣骨堪憐描凌王右丞之山莊曲折如
意丹楹刻桷無不生成繡幕朱欄有其妙巧兼以黃
莊夏之家教既滅則必李隴西之厥志不輟雲蒸霞
蔚空之樓閣崔魏日升月恒平地之培塿偉壯所

有則既和平者也雖然駢麗之文于雲

少作玲瓏之技般爾侈以雄觀休嗟天外游絲結

成龍鳳之彩由來海中雲氣聿昭象馬之形惟千古

有其神交故萬人同此目矚必前身盲昧有眼不識

驪珠奈半世焦枯到耳翻成魚目秋風月冷空聞歎

息之吟暮雨晨興如奏簫韶之曲豈知已有命千古

竟無同心何覲面欣遭一日遂成莫逆曾披衣而入

夢彷彿形似堪描奚搦管以舒懷不覺煙雲滿紙借

梅亭之妙筆寫絃上之清音異世自結芳隣桃李溪

邊談夜月千秋會於籌室絲桐譜上託薰風僅此慧
業文人遂有異鄉之骨肉他如賞心樂事不妨隔世
之弟昆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苟或人亦有心班
荆道舊故知人論世全從誦詩讀書乃格物致知不
在尋章摘句何須死傍要離之家必也生招宋王之
魂莫迓于寶之搜神亦有少君之冥會友朋義合誰
分東西南北之岐金蘭氣投盡在寒暑往來之下蘭
菊如之慕相如豈謂雲月是同而溪山各異杜子夏
之羽子夏不過衣冠各製而大小故分楊雄之後自
有楊雄古今豈無識者顏淵之外更得顏淵舉止定
不由人讀沈約之宋書公然論靈運于卷末批韓愈
之唐事何妨見元賓於朋從敢附佳製川奏鄙章

明趙濟翟慶傳

楊廷望

趙濟上蔡人洪武年以貢爲刑科給事中有奏陳祥刑一事帝嘉納著爲令

翟慶上蔡人永樂十二年貢任御史被彈劾不避權幸

論曰嘗考科目之法於明初自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矣其日有明經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卒業太學以次除用益罷進士之科者十有餘年時旣不喜

文上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
校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嗚呼法亦在
乎立之何如耳進士之法嚴則進士之中有君子薦
舉之法嚴則薦舉之中有賢人吾聞洪永之間難乎
其爲有司矣鄉有讀書之子則必報之有司有司報
之府與省試之而不稱則坐有司有司復坐其罪於
其父兄幸而稱矣則薦之於朝朝復嚴覈之欲不爲
正人不可也趙濟翟慶者身居臺垣而又有疏可觀
又有下避權倖之損其意曰與其貪墨成風之見惡
於朝何如正直足法之見重於世哉舊誌錄其名而
不著其事姑論其世以知其人以原其心耳

明馬驥傳

子昇孫敷嘉謨附

楊廷望

馬驥者上蔡人也性倜儻不假人以私讀書有家學其父宗道靖難時曾從軍涉歷艱險歸上蔡而慨然曰丈夫不能擊奸頑以掃除天下亦當訓子孫以光王國奈何守一隅不窮治古今耶乃專心教子驥遂登永樂乙未進士先是乙酉歲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爲庶吉士驥登第亦以文行重當時得爲庶吉士焉久授戶部主事後遷浙江左叅議時成祖勵精圖治有人納銀於瓜餽刑部

主事劉寧寧妻發之詔褒平日廉信於妻故妻能佐夫以義有白金綵幣之賜中外惴惴皆以廉隅自養故驥爲叅議於浙也銳意興除豪奸歛手會有運官以金絲絡珠爲佛像餽驥者驥忿然杖而遣之於是朝野爭以驥爲義歷洪熙宣德皆在外治至正統時以考績卒於京鄉人嘉其行事祀於鄉賢祠禮也馬昇者驥之子也有家學中成化庚子科舉人歷仕爲遼州知州生子敷至正德辛巳又以進士第爲馬敷字子仰驥之孫昇之子也少夙宏志每以忠義

大節爲已任第進士念母劾辭上深嘉之授兵部主事尋改南臺御史首疏論吏部尚書王...大非乞罷黜以謝天下初都督江彬之得幸也...給事中孫懋已疏之矣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江彬自進用以來專事從諛道非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尊上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今又導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深入應州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敵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故轍哉是

上蔡縣志 卷之十一
彬在 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江彬如此而王瓊陰
矣之與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江彬之力居
之故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閣臣楊廷和
欲論瓊死當時兵科給事中于宣西平人亦剛直敢
言曾有論馮某一事乃託禮部侍郎王瓊與于宣言
于宣又有論奏王瓊不稱職之疏此馬駮上王瓊之
疏亦有由來矣通紀謂馬駮等論王瓊拜杖諸御史
有死者駮始終無撓詞論判與國州遷蘇州太守雄
才敢斷處之裕如宜乎與學士大夫登虎丘泛太湖

林潛嘯咏一旦解印綬日從朋舊為泉石游不復問
人間事也當是時人之議王瓊者貪財好睚眦中人
王世貞史料猶能言之議者謂瓊不拒江彬欲以行
彼志耳是以能使一時豪傑為朝廷用然王瓊為人
多計算穎敏默識號一時名將人各有所長取其所
長去其所短可耳何必偏瓊而竟短駮哉惜乎其論
瓊之疏無有存者或曰前令有修蔡志者與瓊為同
鄉故廢之何不知取長去短之說也駮著有著臺集
嘉靖甲午有馬嘉謀舉於鄉為駮之後裔云

馬嘉謀驥之耳孫也。有家學中嘉靖甲午科舉人。歷仕爲泗州知州。其前時馬瑗以天順五年貢。馬瑤以弘治元年貢。其後馬汝桂又以泰昌元年貢。論曰：忠孝出於一門，其天性然哉。亦其所習染之漸也。予來上蔡，問蔡之世家，莫不曰：馬氏人物之盛也。馬氏父子祖孫皆以忠孝名。其鄉語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忠孝人事之大者也。馬氏累世官，未至三品。其行事卓卓，有可稱呼榮矣哉。

明李遜學傳

楊廷璽

李遜學字希賢，上蔡人也。祖士衡爲宋學士，而有成書。范谷英爲元龍圖閣學士，官禮部尚書，而無一事可考。議者蓋已久惜之矣。遜學有文名，而好作滑稽。家言凡燈會則有謎語，令人射覆。如郭舍人東方曼倩之流。班固所云東方生，梅臯輩。王上以俳優蓄之，亦足爲臺閣累也。遜學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侍經筵，丙辰充會試同考官。遜學能知人，聞其文如見其人。故所遴選皆海內知

君士遷浙江僉事陝西副使復補山東三仕皆為督
 學一時衡鑑皆有秋水一堂月明千里之譽後以內
 家歸里集各縣學生儒讀書上蔡祠後官至宗伯光
 山王君相語呂柟曰史氏而知今大宗伯吾師上蔡
 季公之教乎昔者吾師以翰林檢討為浙江提學僉
 事喪母而歸蔡也吾汝人五六十輩者皆得事之稟
 天經焉以圖者達其變以用者閑其守以志者祛其
 習以法度者求其性以會通者先其忠信故今五六
 十歲者或貢焉或舉焉或進士焉皆履踐師程曰

哉憂而勤其志遠矣初以太常卿兼翰林侍讀署
 事府事進講虞書一章多寓規諷上善之累進禮部
 尚書大學士三十餘年皆以能文稱故著有悔軒稿
 卒諡文簡云子李汝梅中正德癸酉舉人任直隸大
 名知縣學唐詩學晉字翩翩之佳公子也卒無嗣葬
 文簡墓側

論曰余丙寅春來上蔡之次日當巡視城關登西坡
 而望見其高隱茂草豐碑仆地問何氏之墓也父老
 遂而曰此文簡公遜學之墓問其子孫曰微矣家

既徵其覆此碑者何人歟曰李氏之旁枝也李氏自汝梅無子而其家爲族人所分曰尚祭祀歟曰墓田歟畝寒食間族人利其徵或亦有紙錢焉更利其墓間碑石竊而鬻之如華表石等爲豪人琢爲農具今墓門僅存止石凡石馬翁仲虎兔而已余爲禁諭曰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隴李文簡雖不能如柳下之德豈竟不保尺寸之土哉後有犯此隴者罪然蔡自宋以來祖氏有名墓在汝陽界安陽鄉祖無擇之直不可泯范谷英以禮部尚書久失其墓余遣人歷其地問其尚書墓野人指一塚曰世祀尚書墓也果有石碣在焉是三公者古之有爲人也今其墓如此何怪藥郤子孫降爲皂隸乎夫世有盛德而其後自長或者太原瑯琊郭璞指淮水以誓祥與覽皆以孝稱而覽之子孫盛於祥天之報施善人又有其說哉吾眺西城而發歎於李文簡也

歷論復補蒲城令因母病遂棄官歸服闋或勸之仕
伊曰昔捧檄為親屈也今二親俱逝豈計溫飽為妻
子謀耶終身不仕學使來聘公主大梁書院一時名
士多出其門子孝平定知州

蕭鑄上蔡人為撫寧令姿性溫良篤于孝行母性異
雷及母死鑄每聞雷輒泣于墓側如王哀事

張址字淑玉上蔡人為諸生崇禎九年流寇犯蔡址
同父文炳避難址被擄文炳曰兒必遇害我老矣誰
生何益不如聚首泉下竟投賊壘賊遂殺之初址之

被擄也以父尚在隱忍求生後聞父被害輒號泣罵
賊賊斷其髮以示之曰汝若復罵當斷汝首址不懼
罵益厲賊怒決其舌鑿其齒不能出聲猶瞋目戟手
聲息甚壯賊乃劓之并斷其手比及死無完體矣人
莫不哀之

論曰孝美德也庸行也以庸行為美德何不數數是
平譽歎之時廬墓之事見于孔門諸賢自此以後廬

墓之孝指不多屈惟朱元物家禮一書獨成於廬墓
之年今吾於上蔡得三人焉曰朱儉曰張伊曰蕭鑄

至今朱儉墓前汨汨有泉曰孝感云國家有難不能
靖則必死當寇誑之時莫不思得一生路附權貴得
半綬之縮若夫先以其父未死而已不敢死既見父
死卽號泣罵賊以傷其身所謂殺身成仁移孝作忠
者非歟吾於上蔡得一人曰張址夫成仁孔氏之言
也取義孟氏之言也孔孟皆曰仁義如此矣夫復何
言

身雷雯傳

楊廷望

字煥章號東岡上蔡人也祖昇父祥皆以長者
居鄉里人多敬之惜其有常德而弗耀於世也雯生
而警敏一時人皆稱奇不好弄坐起端重如老成人
爲邑諸生最有聲譽備經者皆曰雷雯雷雯云弘
治乙卯領鄉薦不第歸攻苦不少懈時天鼓鳴河南
江西大雷震西北旱熒徐溥奏罷三清樂章陝西縛
妖僧天下紛紛以講正學爲急雯歸而思以學先人
也嘗曰學莫先於正心心苟無愧餘非所恤也故雯

一 家以孝謹待鄉黨又皆以和婉稱越十有三年居
家如一日至正德三年戊辰雯乃得成進士焉當是
時災異屢見隕星如雨彗星見參井間侵太微垣太
白經天正人去位劉大夏乃致仕罷劉健謝遷罷韓
文王守仁救戴銑下獄又罷總制楊一清宸濠洶洶
以結納權姦爲事雯以新進儒生授行人兩使藩府
號稱職擢戶科給事中雯曰此可以盡吾職矣遂以
諫諍爲已任壬申盜發畿內命紀功至約請將
曰此吾所以來爲安民計也乃心力以

有成功無輕敵無養寇無多殺無辜請將建寧
隨後趙風子等伏誅劉六等舟至狼山遇颶風作舟
覆而亂熄矣初近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中衛時巡
撫中有縱所私殺人以邀功者雯劾奏其擧軍中廢
標先是有民陷於脇從旣獲莫能自明雯皆爲辨其
枉前後所全活者甚衆上嘉納之特爲賜晏甲戌乾
清宮災雯疏陳可以彌天變者數事留中不發人皆
以爲危雯曰言職也避禍可乎是年再考最受封典
其二親皆奉養在都親承單命人士榮之後以二親

恩歸告終養因以家食焉不久遂邁疾賓客來問疾
必談國家事疾革每自反無一不可爲人言第曰無
媿吾心可以死矣至嘉靖壬戌其孫大壯成進士官
至禮部員外郎云

論曰諫諍之於人甚矣哉有言責者則必盡其言前
名弘治時可以言矣言之者亦復無禍雖有禍而上
必爲之見原茲者正德時又難乎其言有懷抱者又
不得不言故言者卽有禍而上未必能量且朝中自
有言矣下之司軍者實最必親乎上朝野端端吾

知不撤之署更難措手也雷君不避時諱旣切以言
之命之典軍復嚴以成之若雷君者可謂履危若安
而恩宴之錫豈非誠足格君有以致此哉大復集有
雷黃門凱旋圖歌所謂雷黃門者東岡也東岡有雷
畿甸寇功大復歌之如此

明張晟傳

楊廷望

張晟有隱德上蔡黃埠里人徙居郡城南歲種瓜穆
溪上啖行道人不責報子琳奉父訓丞浦州遷湖州
倅居六載求解職湖州民遮道留不得歸里日以課
子爲務次子瑤令廣濟士民戴其德歸耕隴畝兄弟
高尚人以爲穆溪之報琳生儒中弘治壬子亞元儒
生惟恕登正德辛巳進士授江西道御史畿輔屯田
勅御史崑理自惟恕始威峻豪貴吐退若干千頃畝
按淮楊謂陵寢孤穴叢區疏請驅捕上遣工部郎童

除殺之無遺種還朝攝殿工瑞使無所畏卒出爲易
州兵憲復補湖廣會迎梓宮于富池驛江漲失期詔
詣廷尉獄官調護唯謹免官歸蘆岡徜徉詩酒年五
十而卒
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若張晟者匹夫耳有穆溪
之德而子孫繁衍登科第者九人而張惟恕行事爲
最著至今人言其狀猶有白簡風清之意焉張瑞令
廣濟其惠政不可考武湖紫石間有大族曰張瑞多
讀書積穀豈其苗裔尚有存於廣濟者哉張晟子孫
有三傳多載汝陽誌中父老嘗其世本上蔡姑錄其
事於上蔡誌云

明劉光國傳

楊廷望

劉光國字賓卿上蔡人也幼孤貧依母王以爲生母
紡績自任爲兒助膏火勉就學有聲黌序間隆慶戊
辰登進士第初授太原節推渾厚精明行事不露圭
角斷大獄一時稱爲能太原時有盜入人家劫財殺
王三年無成讞直指以屬光國光國曰不悉呼其鄰
人其事不得悉也于是乃聚其鄰人而訊之乃潛察
其中有一人色動乃私念曰此事在茲人得也遂大
聲曰殺人者汝也奈何以累多人哉一訊而獄成衆

貼服稱神明以政治拜監察御史時萬歷改元癸酉也天旱陳言欲停梵宇不急之工上怒切責都諫賈某疏救之遂出按陝西隨又出按畿南所至發姦摘伏不可勝紀風采凜然而貪墨望風解殺矣後以內艱歸里免喪拜順天府丞俄改陝西副使會奢酋西犯河湟上令經畧督府詢謀可當大事者遂共推光國為能乃得擢叅政駐金藏勦擢按察使駐湟中光國皆深入絕塞治兵備糧糧得守禦之法會有寧夏李劉之變官兵攻圍年餘不下魏翰告急光國自率

蘭城下筏經行塞外芻糧軍器絡繹不絕轉輓之勞一時稱首功擢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幾解組歸雍雍鄉里人咸稱為厚德君子曾自署其門曰牽牛堂下循天理羅雀門前閱世情其居鄉又可知也著有索鑑集今失傳

論曰劉光國可謂才臣矣惜乎其撫秦未久也方其下臯蘭力為轉運其才有大過人者然有才而不盡用亦士君子之傷也善用其才者居鄉未必盡皆有德光國復雍雍和鄉里又可謂善藏其才者矣

明冀夢曾傳

子懋中附

楊廷選

冀夢曾號竹軒上蔡人也以書名能作方丈字善詩賦賢聲動一時歷試未就屈從椽於藩司考授濬縣丞濬北之名邑也夢曾甫兩月甚有佐邑稱丁祖母憂哀痛幾過禮服闋補山西之榆社榆社者又山西之鄙邑也地瘠而民貧賦役多不辦會令缺憲司皆以夢曾能田賦獄訟諸大政皆藉夢曾以署之天下當咸平銓部嘗數年不選人夢曾署榆社動數年無他委夢曾曰此可以施吾之所學矣榆民無所不慕

曾令其多種綿無織具夢曾又為作紡車式不解紡
 織夢曾訪里中知紡織者沿鄉村以教之春秋履隴
 畝督耕種鄉里立社學勤誦讀比年而倉廩裕閭閻
 喃喃多讀書聲夢曾每夜出課紡績與讀書之勤者
 而勸勉之一夕偶過寒士廬隙中燈火外射夢曾潛
 窺之見一老姥手自紡其子讀書於其側次日召而
 謂之命與其子同業又令山徑植榆柳歲饑則使
 其業樹成其材可為器也榆社於是無負運之民
 其子無無衣之家無不足之人矣臺憲重賞

而獎薦之凡十有七檄較一請同事晉中者
 號三傑云遂遷秦鞏昌之階州同知方履任即
 州事階更秦之下邑也一城在萬山之中界兩
 秦之間地瘠而民貧夢曾嘆曰向者為榆社之
 意茲者階州之更甚也乃建四倉法耿壽昌常平
 制捐俸薪得穀三百石以貯之其出入交納皆有
 臺司聞之皆分俸贊助嗷嗷之民於是乎有起色
 矣階州僻陋素無文廟無教諭及兩齋凡民之
 讀書者亦少夢曾選民間俊秀子弟教以讀書
 有貧不能讀

者則延師以教之於是請建學宮請設儒學教諭及訓導諸員立門斗學書諸役鄙俚之習煥然改觀而爲文雅之鄉矣較前之所爲榆社者又稱藉甚也乃自言曰椽吏而至此可以歸矣未幾即以病告士民之臥轍攀泣非循故習乃實意耳至今兩邑俎豆煌煌春秋如故云夢曾少失怙事母極盡孝暑擇涼室冬必溫衾母好飲每饌必設酒非久醞不以進符異母弟無異視擇師訓課勤苦倦則督之惰則涕泣而從之且備述先人遺囑以戒之及其成立也與

產以贍之有勸其爲子計者則婉言以謝之曰吾汝南原有先賢之成法在故處鄉里則勸之爲善有婚喪則助之以貲其族人即有不率者惟恐夢曾之知也國人誦之者莫不曰冀氏之德如此其後未有不興者至萬歷甲辰其子懋中舉進士又得累贈夢曾至中憲大夫知府祀鄉賢云

冀懋中號玄樞冀夢曾之子也少領父訓而勤於學以萬歷甲辰登進士初筮爲博平令博平當漕運之間地瘠最稱難治懋中曰博平雖擾尚可爲也吾父

爲榆社爲階州尚成治焉吾何怯於博平乃刻苦自勵期年而政聲大著調繁爲益都益都又青海之首邑也地廣而民衆族大而政煩出堂皇吏民紛雜日昃不遑食懋中甫下車曰此足稱繁劇耶邑而劇令將無政乎乃擇士之賢者而禮之農之惰者而勸之強禦者不足畏而奸滑者無可矜也青有巨寇其風聞於臺憲者已久屢索之不獲懋中知其匿於權貴家也直入搜捕不避勢要一准於律其再三審度案牘上至今筆跡指痕歷歷猶在不敢輕爲失入者亦

不敢慢爲失出也臺憲以卓異聞尋丁內艱歸服闋補直隸之滿城然滿城又彈丸地也懋中曰滿雖小莫如博平治雖難莫如益都吾以治博平者治其小以治益都者治其劇直游刃耳終以前在益都不避權貴之嫌止遷南刑部主事尋擢郎中遷陝西臨洮府知府守三年董率郡寮邊塞間多設警備其規模設施不同於爲令者蓋亦遠矣轉西寧道建節蘭州邊塞之最僻者也當沙漠之衝而居烽烟之險止惟有設備相機無不得宜而已時魏忠賢用事正人側

目懋中曰清流白馬之禍兆於此矣因齋表還里遂乞骸骨歸督耕課子邑有利病則委宛請陳邑有饑饉則減價出糶有褻涉之苦必建石橋以通之醫方釋典諸書無不廣布則又鄉人之尚德者也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子修蔡志讀冀氏傳問諸父老冀氏蓋世有德焉謂其先有階州之訓而後方有西寧之詒也詩稱君子有穀詒孫子冀氏足以當之矣同修志景雋者為西寧公孫有孫如此夫復何言

明胡遵化傳

楊廷望

胡遵化字蔡一上蔡人也萬歷戊子鄉薦明年己丑聯捷南宮授楚之衡陽令衡陽地勢卑濕與中州水土不相宜非其願也居官清慎不避權貴衡有居要津者其弟以逋租名前令不能制遵化甫下車即以法繫之獄而久逋俱完凡事無留滯一斷即決嘗曰小民一日在官則一日不在田且富者借訟以難貧人故斷獄不出三日惟明克允一時稱服適囹圄有重辟者二人天久雨獄垣偶頽一人者乃乘機宵遁

憲令嚴索之郡守與遵化善欲爲之報以死遵化曰
疎虞而妄抵欺君孰甚焉緩則可緝而獲也未幾
俵過市者果前囚也詢以故囚對曰小人何知但覺
有導我而行者不審何以至此也楚人爲之歌曰衡
山比峻漢水比清及入覲當還衡遵化乃以楚豫燥
濕各異請願改教職得潞安教授一時人文蔚起學
宮重修尋遷順德推官遵化父一慶堅志不赴任
乞以養親歸居家蓬戶布衣課子勸農過閭巷止一
僕一廛且擁蔽其面人之見之者私相謂曰此胡君

明張汝教傳

楊廷望

張汝教陳留訓導張孟春之子也性孝友爲人倜儻
而守家教爲最嚴少補邑弟子員與弟汝誨汝欽同
居皆以孝友相勉誠母年老失明諸婦有所犯則率
弟跪堂下請杖母怒止方去故同居五十年皤然白
髮無異議也後子孫繁所居宅狹隘乃曰合之不如
其分之然分之正所以合之也以所有膏腴田子兩
弟其饒薄者自受之分之又燃香誓於神曰吾自爲
家督以來有寸絲分金不令兩弟知者神鑒之聞者

皆感泣汝欽為邑宿學有聲於庠凡有求序記詩壽者必易名以應不敢自任其謙恪謙下如此更足不履市嘗戒子孫曰寧學忠厚毋學輕薄也初有姊適孫氏而寡苦節素著死之日白氣蛇蜒空中者不滅親鄰以為苦節之徵聞於官將表焉命汝教呈其狀汝欽不可且曰好名鬼神忌之况女子乎生言不出聞死何獨聞於人耶不幸不如其常而若怪焉方憂懼又敢循俗諺而矜大之哉事乃寢汝欽著有鷄鳴集左傳玉屑冠燈

論曰余筮仕得上蔡都門諸先生為余言蔡邑有張仲誠先生性耿介篤信好學不愧古君子云迨至蔡聞先生足不入城市余益重其為人昔稱非公不至先生即公事亦不至也余因登其堂親炙其光輝益徵諸先生之言為不誣矣繼乃延請先生主持書院而蔡之文教始駸駸盛焉當事者景先生高風即欲一見顏色而不可得歲已巳重修邑乘復得與先生共晨夕始知先生為張汝教後裔其家學淵源蓋有自來宜乎似續之人聯翩鵲起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也巳

明劉時寵傳

楊廷望

劉時寵邑諸生也讀書而以拙自守常自置日歷凡所事必記之卽某日鼻衄其歷必記也父宗禮年七十母張氏早死時寵事父能盡孝妻王氏生一子三女時寵教家亦有方人見其孝與慈不敢以拙議寵矣壬午春二月臨賊來破城城中人惶恐不能守先時宗禮謂寵曰吾老矣死不足惜汝當攜家人去寵懇請禮復曰汝去可免于難無事爲吾戀寵見父不肯去再三請皆不從父子夫婦相對泣父執意不肯

去又見寵戀已不即去賊且至城危急乃自刎而死
欲以絕寵之望以全其夫婦父子也寵見父自刎仰
天慟曰吾之所以欲全此生者以爲奉老父耳今吾
父以刎死寵即存何以爲人子妻前而泣曰姑早死
我不能事吾姑吾與若事吾舅今賊急而不能同舅
生亦當同舅死若此子女者雖去亦將何在乎則是
去亦死不去亦死何如同舅死各盡其父子夫妻之
道哉于是呼子女盡刺之夫婦隨自刎於父側同時
有已嫁妹爲邑馬兆麟妻者因亂急來約兄嫂扶父

走入門見一室皆自刎枕父尸而哭之曰我女人
獨生也亦自殺君子曰劉宗禮見城破自刎可謂義
矣時寵見父刎能自刎以殉以及其妻與子同死可
謂孝矣其妹見一家死又能自刎可謂孝與弟矣劉
氏一門能死事如此非素能讀書而守拙者吾知其
不能矣

明曹震南等七生員死節傳

楊廷望

曹震南等上蔡人崇禎十六年間賊至欲其負糧震南乃不從賊買糧罵賊而死同時有趙應運李思顯彭凌碧周奭葛蔣生父子俱生員皆罵賊而死

論曰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皆可誅也曹震南等七人者皆生員知讀書語謂見義不為無勇震南輩讀書知理取義而為之由是則死而有所不辟也如見理不明者曰秀才未字之女當乘亂擇木而栖遂至有喪名敗檢之事且有攘臂急爭欲取勝于人

入城邑令許永禧帑有金屬光明藏之後許令既死
節其公子來奔喪光明引其公子於原瘞處掘而取
之其舊封猶在也其子景廷舉明經高第孫鏐弟子
負云

梁弼者邑諸生也順治六年以官事累祀縣有同縣
劉平國解官銀伍拾兩遺失爲弼所得平國哀號
弼自死謂失官銀定開家族矣弼聞而慰之從容而
之以此所獲金還平國平國泣曰我不慎而失官物

弼之言爲子初也不以爲已功而以還我我

一半分子弼笑曰我無子拾此金歸亦無人
財當此窮困時全不與子矣子受之吾非利此物爲
也平國感謝歸而告其邑人後弼以歲貢廷試從
歸病故於路未半月其家生一子今成人人皆爲
金之報云

論曰語稱臨財勿苟得若程論二人可稱不以冥冥
懷行者矣子修蔡志父老言二人事最詳三人者皆
有佳子孫誰謂還金者而無厚報歟忍一時之利而
享奕世之福使金而當日留也尚有存諸今日者耶

王基昌傳

楊廷望

王基昌字尚一號長公上蔡人也性孝友而美姿容
為諸生時即有推讓祖業於二弟之事中天啟辛酉
科舉人以一論冠場至今人多誦之居鄉輕財好施
親友之貧者基昌無所贈即擇田產之饒者贈之遇
窮塗者更盡力周全其好施如此謝顯道祭田其子
孫貧將以壽之基昌聞之曰禮不云乎君子雖貧不
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今以貧見迫至粥祭田何以
為爾祖之報乎基昌重價而贖之且戒其祀生日世

之子孫母艾斯子也壬午寇亂相率避地於江南曰
毫徐淮揚之間水陸俱塞基昌攜妻子當歷亂之中
逢迎自適未嘗以窮約困頓形于色見者皆曰此古
君子也姿表非凡豈久居人下者哉于是遂家于金
陵無論知與不知見其人丰儀必有所矜故基昌未
嘗空乏稱且謂同行者曰無憂客邸之蕭索也以
糶分而給之因得保其全家以歸者數數人
順治十二年至丁酉乃慨然發歎曰今可以出
矣初遂得直隸之吏向某雨蒞任即有沉寃經

以年不辨者夫婦同行遇河流不能渡夫欲負其
婦日此中無人見水勢大恐君不勝任覆中流不
耶跌而過之以爲旁無人居故也適野廟中有
一婦獵者竊見之跌之時其婦身之秘密瘡癬斑痣
之類既詳悉之兩人者一冒稱爲兄一冒稱爲夫誣
其夫爲姦拐而訟之官舉其婦之所蘊而驗之竟以
婦斷歸其假夫所謂假兄者認爲真兄矣沉寃日久
基昌始亦信其果奸人婦也婦于是乃厲聲曰訟其
如是乎基昌疑之嚴訊其爲假兄者而以實情告人

以爲神隨卽有鄉里人入市還負者攜有金去兩日
不還妻疑之尋於市不得詢於所負家又不得乃訟
於基昌昌不得已而宿諸城隍神祠神若有告之者
曰視腰下則得之矣乃拘其人之隣友而訊之其妻
在側見一人繫腰帶者乃其夫物也基昌嚴訊終不
服明知其人之爲彼物也乃着諸役扛之又不服遂
命置大門外打死將出門曰吾可以一賭活猶活之
懇諸役令其轉一訊而服先是交河縣有令亦河南
人善訊事爲扛子王爺時亦稱基昌

交河漕運之要衝也素有解草通州之役其消算官
利千金積累八年未經消算官可得八千金基昌不
敢自有盡以補民間本年之賦有江南督學使者託
於基昌而不遂因嫌焉基昌卽繳印辭官去百姓苦
留之後卒于官爲消算八千金之未清也其家口之
留交河者二年學使者深悔其前非謂人曰吾始以
所求不遂也而疾之不意王君之愛我百姓如此而
受厥累乃折節爲游揚其子得奔喪以歸至今人言
基昌莫不曰其好施也爲居鄉也其愛民也爲居官

也 曰其說誠也 其愛又出風采官
論曰人之所稱大丈夫者惟居鄉與居官耳室家之
所藏何足道哉吾觀王君居鄉則不惜其所有以濟
鄉人居官則不愛其所有以資其邑人不慮其子孫
而子孫自有之也不知者以爲迂儒之見不顧其後
而不知其爲後者又何嘗在多出自所積哉吾至王
蔡謁余者爲官炎官鳳其子也志且其孫也官鳳時
爲志事羈于局言其父事而爲論云 千金甚昌不

卷之十 終

一 上蔡縣志 卷之十 終

